

行走于书房间的老猫

对于读书人来说，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，冬日围炉，夏夜对月，坐拥书城，一卷在握，可谓人生最大的梦想，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这般梦想，在上海，就有一位号称自己是老猫的教授，坐拥四万册藏书，有着一间设计别致的老猫书房，他就是江晓原。

文 | 青牧 图 | 受访者提供



书房主人

江晓原，科学史博士。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1999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——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，并出任系主任至今。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毕业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，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，此后一直在文科和理科交界处行走。研究领域涉及天文学、性学、历史、文学等多个学科门类。

稍微熟知江晓原的人，都会知道他的别名叫老猫，正因如此，他的书房也被称为“老猫书房”。他曾经对人说过，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，一定会写自己是一只愉快的老猫。他总是想象，在午后和煦的阳光中，一只慵懒的老猫在那些藏书和影碟中徜徉着、蹲坐着，思考这世间所发生过的、和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猫是有灵性的，也许，它在用这些人类的智慧写成的文字中，能读到宇宙间的所有奥秘，甚至，读出人类还未知的道理。

书房的爱与生命

老猫书房，是有生命的。每一本书都完好干净，被精心地按类收放在书架上，这一排排的书整齐地摆放着，本身就是一道绝好的风景。书房一直是干净的，更有着比比皆是的精巧物件，让整个书房“活色生香”起来。从这些物件中就可以感受到主人的情趣，以及在书房中的好心情。

说起这些小物件，江晓原如数家珍，每个物件都是一段值得一再回味的故事。像是书房朝东窗台上的小瓷人，他命名她为“念奴”，视为古代中国女性性感的典范——所谓“弱骨丰肌”，标准的唐代美人。他对这小瓷人甚是钟爱，还模仿唐明皇写了一段诏书，封她为“东窗观察使”。

这样一个“活着”的书房，只会出现在爱书人的家中。“只有当你和书真正相爱了，你的书房才可能有生命。”

怎样才能和书相爱？这就像是和姑娘谈恋爱一般。要体贴入微，小心呵护，处处做到怜香惜玉。江晓原一直喜欢把自己称作是个“怜香惜玉”的人，不过在旁人眼里，他怜爱的，都只有书而已。曾有朋友试图用借书来考验与江晓原之间的交情深浅，通通被拒之门外。对他来说，书就是心爱的姑娘，自然不可以随意外借。

江晓原对书的版本并不重视，但是极其注重书的“品相”，从不在网上买图书，生怕有破损残缺；在书店里买书时，一定要多拿几本进行对比，找最新、装订得最好的一本带回家。朋友送他书，都知道要挑“品相好的”给他。

江晓原对书是如此的珍爱，以至于每一本书都珍藏完好，即使书籍越来越多，却总不忍心送走一批“老朋友”。现在，江晓原有约四万册藏书，200余平米的复式房中，除去两面墙没有做书架，其他都为书利用起来。江晓原称，“主要是江太太思想解放了，以前的房子里，太太不允许在书房外的地方做书架。我的书太多，后来书房放不下，房子里到处都是书。后来江太太就妥协了，现在我将新居变成了一个带生活设施的图书馆。”

在新书房里，江晓原终于不用“藏书无处安放”了。置身于老猫书房中，面对那浩瀚的藏书，很难没有渺小感。在书房中的每一处，都可以感受到主人爱书的心。

也许，只有当书房中的人超越了读书的功利性，用最本真的心灵来与书相融合，才能赋予书房生命。江晓原就是这样，带着老猫独有的通晓浩然天地的灵气，行走于书籍之间。

有些人的书房，书沦为漂亮的装饰品，失去了书的灵魂和价值。而老猫书房，则是因为书的主人赋予了这些书更为宝贵的价值，成就了此处独有的风景。

别有洞天的老猫书房

江晓原曾经的老猫书房，不只是“羡煞旁人”这么简单。据说，要是你走进那时的老猫书房，一时间会有种空间错乱之感，总感觉误闯了哪里的珍藏档案馆。十九平米的空间中，却是别有洞天，那时江晓原有三万多本藏书和四千多张影碟，全部藏于其中。藏书是如此之多，仿佛世间的奥秘，都被收纳在了这一方天地里。

小小的空间里能够存放如此多的图书，自然有它的精妙之处。书房的四面墙壁中，有两面被做成了开放式的书架，直顶到了天花板，甫一进门，很容易便被它的宏伟气势所震撼。不仅如此，江晓原还独树一帜，将只在正宗档案陈列馆中的滑动式钢制密集架也“搬”到了书房中。为了制作这十几组双面书架的滑动轨道，江晓原请来专业的房屋设计人员和密集架设计人员共同商议，将空间的利用率提高了三倍，三万册图书收藏于此也不显得拥挤。

直到现在，在设计新书房时，江晓原仍将密集架搬进了新家，江晓原说，有意思的是，十五年后，我仍然找到之前为我做密集架的设计公司，滑轨的长度也从之前的5米增到了6米，仍然是双轨道。

有了好书，还要有好影碟，这是文艺青年的生活中必备之物。江晓原早已过了青年岁月，然而他的文艺范儿却不输任何一个人。老猫书房的四千多张影碟，每一张都是江晓原的精选。江晓原的袖珍型“家庭影院”，才是这书房中真正别出心裁的所在。一张典雅的书桌下塞着一台21寸的电视机，根本就不会让人想到它是用来观看的，还以为是什么废弃了的古董旧物。江晓原丝毫不讲究，这台放在地上的老旧电视机就能满足他的观影需求。也许，是因为看碟的人，将全部心思放在影片中，才得以全然不顾这些外界条件。

快问快答 Dialogue

Q：书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A：书房是有生命的，书房的生命就像爱情。如果只是在书房中读书、写作，并不足以赋予书房生命。如果书仅仅是工具，在书房中只是去利用它们，那只是将书房当作工具箱或是操作台，就好像那种没有爱情的婚姻，也可以相互尽义务，相互配合，甚至可以很默契，但书房的生命是靠主人赋予的。只有当你真正和书相爱了，你的书房才可能有生命。

Q：你会怎么处理那些旧书？

A：对于我来说，不存在旧书，一般我在买书前，就会认真甄选过，只会存在，同本书不同版，如果遇上这类情况，我会送给学生朋友们，在我的书架里，有两格是放这类书籍的，便于他们取走。

Q：书房中，你最喜欢哪本书，为什么？

A：在我的书房，每一本书我都很喜欢。只能说，有些书比较有故事，从20岁开始，我就喜欢看年轻人的个人奋斗史，以及小人物在动荡时代悲欢离合的描述。现在老了，好像唯有金庸的书能打动我。我看《笑傲江湖》，类似吸食鸦片。5遍过后仍然有阅读的快感。

Q：理想中的书房是什么样子？

A：简单来说，完美的书房，朝南，坐拥阳光，足矣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，追求是没有边际的。据说金庸的书房有60多平米，但大多数人的客观条件做不到这一点。或者也可以像我一样，把整个家都变成一个书房，与书一起生活。

Q:生活周刊
A:江晓原

